



墨子

一

親士 修身 所染 法儀
 七患 辭過 三辯 尚賢 上中下
 尚同 上中

服部文庫
 117
 386

藝文引此見孟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蟇日夜鳴也乾而不聽之鶴雖時夜而鳴
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又曰主徒狹曰周(其註出於右楚之明月出蟬辰也)又曰
會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程以地為仁(大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壽之側則松柏下
生奈苗荒簡木食宜電龜魚民衣宜食鳥家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其地為
仁

讀墨子

昌黎韓愈撰

儒說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
大人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說專臣不
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
不兼愛哉孔子賢人以四科進褒弟子疾
及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說

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
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
天下國家亦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
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
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
用不足為孔墨

新刻墨子序

余讀賈生過秦論至孔墨並稱竊疑
焉以為墨非聖人類也賈生特言之過
耳及觀韓昌黎讀墨篇謂其道與聖
人相為用又疑焉昌黎宗孟氏之學者
孟氏闢墨甚嚴而昌黎乃稱取至此
何其言之殊耶抑果墨之道可尚而

無所背於聖耶、余既不敢以墨為是、而
非、亦不敢以呂黎為非、惜乎不見墨氏之
兩書、以決胸臆之疑、而徒懸兩可之見、前
年居京師、幸於友人家覓宋本讀之、
乃知墨之道果異於自私自利之徒、而
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在也
孔氏下、其與孔並稱宜也、孟氏出、其後獨

取天下之所尊信者、闢而絕之、得無功
其流歟、嗚呼、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有
莊周、謂周之學出於孔、可乎、學者資以學、
趨向自人之殊、而其師學術、或有未端、
果能導其流乎、否也、別駕唐公博學
聞於世、視鄙叢訪、余亦幸嘗得墨原本、
將歸而梓之、故余竊以黎之說表章

之云

第曆辛巳歲孟夏歸安鹿洲茅坤書

新刻墨子序

余觀昌黎氏之言孔子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而且以尚同兼愛
尚賢明鬼諸篇與孔子歷歷互證
嗟夫何惑哉夫自孔子沒異喙起
老莊揚墨蘇張申韓諸家並以其知
外馳孟孟子七篇始辯揚墨闢之究

校

所流無父無君蓋其詳哉夫孟子當
二氏豈故為此曉不倦則以其說蓋嘗
尚賢祖義本仁尊德所謂鑰石亂金砥
硃溷璧明道先生將之淫聲艷色易盡
人聽睹數百載後崇正道若呂黎尚儕
墨於孔它何責已絲今按其言墨氏有尚
同秉慶取以校孔子如其不善而莫違之

大當化夫

戒與大沈慶親仁者矣似墨氏有尚賢
明鬼願謂惟賢為尚親戚則不可使富
貴又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正與吾儒
親尊賢報本反祭之義竟相相鑿
呂黎偶悅其文共竝孔而稱迄今學
者競相沿襲莫敢折嘻若而人於尊
折
韓當矣詎知背孟氏教乎哉或者曰

則老莊蘇張申韓孟氏歎然耶曰諸
說雖高虛可聽而洗洋捍闔人而識
其畔道矣所事贅其盡力共揚墨辨亦
逆謂後有若韓氏者出而尊之已耳吾因
因韓氏輒恍慨敢繹孟氏旨而為次孔墨梗
概如此卽有以獲戾焉黎氏目我其何
敢辭其何敢辭
西吳陸弘祚撰

墨子目錄

卷之一

親士
所染
七患
三辯
尚賢中
尚同上

卷之二

修身
法儀
辭過
尚賢上
尚賢下
尚同中

尚同下
兼愛中
非攻上
非攻下
節用中
卷之三
天志上
天志下
非樂上

兼愛上
兼愛下
非攻中
節用上
節葬下
天志中
明鬼下
非命上

卷之四
非命中
非儒下
經下
經說下
小取
卷之五
耕柱
公孟

非命下
經上
經說上
大取
貴義
魯問

公輸

卷之六

備高臨

備水

備穴

迎敵祠

號令

備城門

備梯

備突

備蛾

旗幟

雜守

傳

目錄終



墨子卷之一

親士

歸安 茅坤 校閱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嘗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仰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

仰而大醜

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思
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
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
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
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詢下傷上、君
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詬詬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
延、苟者詬詬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
支者、近臣則暗、遠臣則唸、怨結於民心、詢諛在側、善議障
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弑其身而

修身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
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
博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
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
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惡之言、無
批入之耳、孩批杆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
彊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

設壯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

設壯之壯在言蓋設為容自也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

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

則順也竭馴暢之四交接之肌膚華髮隨巔而猶弗舍者其

彊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

徧恐徧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

幾老也 確恐確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本不固者未必幾確而不脩者

原源也其後必憤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

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

歸如歸脈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

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

招木井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

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

彼人者事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

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

不勝也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而位非此位之人也

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

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

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
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
源非受於地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
恐有缺誤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
白虎通竟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漭漭大火不燎燎王德不竟
化此竟者乃千人之長也其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
至者物是故谿狹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境壅者其地不育
三者皆多三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作王

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
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
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
彼智之以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
簡慢也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
忽焉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
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

無言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

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一必非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

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

昭見

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

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

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

桀染於干辛推咳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

終化

公長征文治公策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毅此四王者

呂境房公長公化執公長文傳公長化執公毅毅也毅

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有公治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沉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肱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王孫維王孫太宰嚭知伯搖染王孫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仲王孫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

生賢能
國治權化
中化申

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

性生
性作在

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

自亦日

段

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自亦日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自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擇慶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

擇
必

其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
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
工從事者亦皆有法有度也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
五者也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
中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
從事皆有法所度無所治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
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
皆法其父母矣若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

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此
法其學矣若天下為學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
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矣若
天下之為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
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
治法而可然則莫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
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
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
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

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莫以知
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
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莫以知天^{有之也}而愛之兼而
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
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化子}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
不牾羊豢犬豬繫為酒醲^{物下脫于}深盛以敬事天此不為兼
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莫說以不
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
人^{化賤怡}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莫說

人分其也
不為
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
兼下者愛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天下之
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
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
賊其倒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
國家身死為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
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
結句有
脫誤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
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
先非誤則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
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
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及君脩法討臣臣
即
神士之懼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
化持也為安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
化信也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
大臣上脫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

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
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敷書曰湯五年旱此
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
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飢庫無備兵雖
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
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吞之心不能輕出夫桀
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
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

凡兵者國之夙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
故曰以其極賞以賜其功化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
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多為
衣裳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
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
見凶飢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
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
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

寡脫室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
有室也
團禦同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
以辟潤濕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
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
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
群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
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
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

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
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
以待凶飢賑孤寡故國貧其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
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
為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
情當作清 下皆同
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
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歛於百姓絲麻櫛布絢
櫛一作櫛
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
中下脫文

偉文按治要情信溫字

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
一作清
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而不知
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
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飢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
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
感當作
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
碩鈍同
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
之王一作王之正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
則吉化財 無作
已具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則以為錦綺

衣之倒裝
之引此作

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女工作文

則其財

采男工作刻鏤以下有以身服此非云益煥之情也單一作財

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

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

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

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

是古作足
號下脫字

之民末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

稼樹藝以為民食其為食也是以增氣充虛疆體適

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

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作豢也蒸炙魚鼈大國累

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

飾饗

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饗作饗也人君為飲食如此

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

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

不節古之民末知為舟車時重作重也任不移遠道不至故

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甚為舟車也作重也全固輕利

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

昔也上

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是用故民歸之

一化上
有以也

王與化主

當今之王其為舟車與此異矣臣也治全固輕利皆已具必

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化舟車飾治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

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

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

其民飢寒並至故為姦衰多則刑罰深有國治刑罰深則國

亂化誠治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

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

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度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

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

脫文不具

地利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

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險節也化儉小人之所淫佚也

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

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化女女多拘無夫化子子

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

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

王不能度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

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

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

王不能度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

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

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

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化女女多拘無夫化子子

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

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

王不能度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

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

殘簡三辯不具

三辯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
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琴瑟之樂農
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
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
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耶子墨子曰昔者堯舜而
第期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
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愚自作樂命曰九招武
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

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未設脫誤不可知以知飢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不有

尚賢上

古者化今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

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
將可得而衆之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
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
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
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言也不義不富不義
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
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
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
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為義

治軍化不
富不義
不親不義
不近不義

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
不避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
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
為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
萌氓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
異者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異者有
異作高墻深宮墻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
其行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
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

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死所斷予之
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
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化廢也殿賞量
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
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
平成得服神韻舉舜於股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
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
冒罔體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冒罔之中授王政西土服

施卡脫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
尚意即志尚其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
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休不勞名立而功業
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
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
尚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
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
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
沿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
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
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
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
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衆而

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
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
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
治國者之家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也
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
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
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
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于食故國家治
繫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繫為酒醴染盛

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
以食祀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
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
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
疆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
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
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
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嚴
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

詩在雅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

告女憂郵誨女予懋孰能孰懋鮮不用濯則此語古

唯母蓋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辟言之猶

助語孰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母得賢不

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

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

下寧樂在君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

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

祿亦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白此非中實愛
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
故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
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
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
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
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
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
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

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措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已同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

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失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邑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

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
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
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
使能為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之
謂也以下賢為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
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
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
距年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
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幸求元聖與之戮力

各揚諸曰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有衆諸命

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
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
列烈同焉天下皆得其列古者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堯
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
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
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
庸築卒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
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
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

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
明字已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
貧富貴賤遠邇親疎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
之然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
以所倒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
為政乎天下也無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
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
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
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

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
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
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
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
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
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
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
之郊乃熱昭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
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湯

呂刑

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以
各化舜后之速在下明之業常 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
蓋自上帝情問下民 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各三后恤功於
各化命 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
各化殷 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
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正
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
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
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

周頌

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
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

頌

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
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
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
頌者字緣 震威疆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疆哉頌者民之
死也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得之
自古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
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

政言作胡

世故不察尚賢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
 人民之衆也刑治之治也然而信其和治不議以尚賢為政其
 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若
 公大夫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
 宋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
 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
 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
 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內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

賞內

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
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
母喜道信之士懼今唯母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為
善者勸為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為善
者勸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
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
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
處居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

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
大也何以知其然乎化也治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
唯也雅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
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唯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臣
此章言要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
指錯也當士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
士考化王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長
罷病同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
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

恐其敗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
使能世字是也速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
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
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
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
屠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
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
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
陽陶於河澗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

親恐視
誦下同

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
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
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
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
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
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傳說也豈以為
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
謀行其道上下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
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

呂刑

竹帛琢之弊，孟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

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呂他詳刑子訟刑，在今而安百

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

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

之於先王之書，暨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

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呂他

群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

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為賢為賢

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

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

則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

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

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

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

則具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

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

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

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知

無能矣

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
親寔瘠靡暴為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
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
故
悠悠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
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匿良道而不
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
飢者疑有舜有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闕天泰顛
得紫如髮有脫誤且南宮括散宜生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
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

脫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
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
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三篇本高所傳者墨文
後人強目三之
尚同上

形刑同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時蓋其語人

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

茲滋也
仁言化人

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仁是其義以非又

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

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

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

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天明厚天下之所以

政長古作正
長下皆同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

子天子立以其力為不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
既以之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
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
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
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
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
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
傍薦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下比者此
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

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
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
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具明察以審信是故
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
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
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
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
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
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

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
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者若不善
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
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
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
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
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
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
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

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
今若天飄風若雨濇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
之不同上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
請情誤訂若古化五刑請將治其民譬若絲縵之有紕罔罟之有綱所
連救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
曰是符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
落也百人百義其人散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
下非者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
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
皆是旁相崇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厲列餘財不以相分天下
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
禮作和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

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
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
已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
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
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
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
分天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
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
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

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
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
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
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
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
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
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
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方過不能
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

甚作其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為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之賢者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

是鄉下有脫長字有又同

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

有又同

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
 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
 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子何
 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
 日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
 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當將猶未止也故當
 若天降寒熱不節霜雪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
 遂疾當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
 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

夫天子之
不當作下

底字化癘

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為酒醴潔
 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潔盛不敢不蠲潔
 犧牲不敢不脗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
 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
 不敢怠慢日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
 以也日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
 此今天下之人日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
 之所便利不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

幾期同

天鬼上世
脫文

謀事下
既得字

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
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
之所深厚而疆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
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
量有也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量之
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
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
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
以刑之律
書化苗民
用天制以刑
惟作五刑之
刑曰法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

曰多作

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
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
興我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
寇戎則此豈曰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
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
縲之有紀而罟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彼天下淫暴而
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
輕疑卿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
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

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
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
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文此政以為
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
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告
同同多尚作同多同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當譽
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
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
賞上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

譬言也
作於多

尚作同多

賞上多
化賞之

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
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
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
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
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當譽不足以勸善而
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亦言民始生未有
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
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尚同以為
正長是上下情請為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

而與他
母

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
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
室善者化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害人未徧知鄉里未
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
下善化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
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
已言談使入之心助已思慮使入之肱股助已動作
肱股恐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
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
談衍

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重速成矣故古
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
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
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
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
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實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
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
咨度又曰我馬維駒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
詩化載
見碑王
曰永厥
章
紛案同
也恐衍

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以失有
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
大人土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
行一不
可
能
孰而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請情誤

墨子卷之一終